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史三百八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魏國公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

初修

張燾

黃中

孫道夫

曾幾

兄開

勾濤

李彌遜弟彌大

張燾字子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為辟雍錄祕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為親征行營使辟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通判湖州明受之變賊矯詔俾燾撫諭江浙燾不受上既復辟詔求言燾上書

略曰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
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
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
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
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
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
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
困民越樓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
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入之情
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徃伺

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備彼尚安得
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遷中書
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肅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
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浚特
賜進士出身浚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
肅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
回大業當以公道章前弊今首賜浚第何以塞公議
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
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
兄賜科第不為過乃與書行肅不自安與炤皆求去

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浚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効幾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暮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迭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

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為急尋權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蔡確奉詔贈官推恩燾言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為將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為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

字四百八十一
犯行闕不能為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
豫丁巳鄧瓊雖叛實為偽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
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正上副天意
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
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
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為
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
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
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
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

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願斷自淵
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
耻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
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
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為彼所給方且孰議必非
詐偽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人盡頓
首謝金使張通告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盡
白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
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
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

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為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為起居郎朝論大駭肅率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已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度幾天聽為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用之資

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為此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羣枉之門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為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

恃以為心腹信之如著龜今其為言自己二三事之
端倪蓋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
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耻以思復讎
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
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
于我然後徐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
以虛詞則包藏終不可測使當厲將士保疆場自治
自彊以俟天時何為不感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
廷有屈己之議上下解體儻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
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

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
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囁嚅附會墮敵計他日必
背君親矣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
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
為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
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
士偃與燾偕行且命修奉合荆湖帥臣岳飛濟其役
燾與士偃道武昌出蔡穎河南百姓懽迎夾道以喜
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九年五月至
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

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推恩
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
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
大帥統之糜首尾相應緩急可恃憲所言皆切中時
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
上諭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
君命也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
路安撫使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
者悉得蠲減陞燾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
去朝廷遠無所赴愬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

咸霑惠澤上曰豈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
言官吏害民者請先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
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為先務上
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
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
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
丹降人燾為宣撫使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
常勝軍可為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祠以李璆代之
燾自蜀歸卧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冬檜死舊人
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陵積歲負

字四子下介
內庫錢帛鉅萬悉為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訟守昏
謬繫父連年不決肅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端明
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辭
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邵王賢欲建為嗣顯
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肅方今大計
肅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
懷此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
予罷土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
肅奉詔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肅名一見顧副使曰
是南朝不拜詔者肅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

敵情肅密奏早為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
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既
有內酒庫釀殊勝酤賣其餘頗侵大農肅因對言甲
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
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卿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
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位
尋遷太中大夫給真奉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
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過半聞肅至人情
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肅首陳十事大
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於必勝孝宗

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埏入辭詔有與至宮給扶
 上殿首問為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乞命百執
 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隆興
 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
 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忠定憲外和內
 剛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
 論歎然洎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
 蔭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

人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為校
 書郎歷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
 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象其
 力中獨不徙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
 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
 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
 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為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
 切簡當惜不為諫官充賀金生辰使還為祕書少監
 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
 宮必徙居見迫宜早為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

四百八十一
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
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
其處中猶以備邊為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
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賀天申節遽
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
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
中自使還每進見輒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高宗
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
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既而以殿帥楊存中為御
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

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
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
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欽宗
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遷官
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
罷之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媒孽中罷去尹穉希意
詆中為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以集
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
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
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

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
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為請中言陛
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宮置不問有所未
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乃陳十要道以
為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
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
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
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
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
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之子之列則其之

志也其為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
失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表猶以山陵欽宗
梓宮為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為戒淳熙
七年八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
中有奏議十卷謚簡肅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
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
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
材圖興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
改左承奉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

明蔣琬出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嘗倚為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為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

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為緩從陸起丁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絲鬻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陝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

四百一
郎上曰卿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
蜀士仕于朝者皆為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
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
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
興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為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為慮
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
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
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
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

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

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
路學事按部弱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
異其文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
宅教授遷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
號神霄錄朝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傳崧卿皆稱疾不
往視久之為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闈人得旨取金而
無文書府尹徐處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
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
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為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
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

四百八十一
路盜賂科起柳之宜章柳桂皆頌洞宣撫司調兵未
至謾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他將平之請聞得崇
道觀復為廣西運判固辭僑居上饒七年擄死起為
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黃巖令受賄為
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其罪或曰令
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以疾辭除
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
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
還芻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弊
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宥者先事陳之帝大

悅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
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
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
稱善權禮部侍郎兄林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為之
人以為榮吳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
奏帝疑其言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
漕臣振濟矣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
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技
擢上閔勞以事提舉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
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

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驚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輿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為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子遠為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

幾三仕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為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遠亦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掖垣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益井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專監杭

三百九十三
朱名
州市易務除直祕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詞得鴻慶
宮判南京國子監復為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
宗即位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潁昌府兼京
西安撫使奪職奉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
使踰年求去復得鴻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
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虔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
平群盜提舉太平觀復以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
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
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與周宣侔矣又
論車駕撫巡東南車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

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卧
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請去進寶文
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為刑部侍郎言
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于天下周
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帝
悉嘉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
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
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溫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
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
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

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
疆兵富國尊主庇民奈可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
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
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
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
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
聞開上䟽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
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
彼之驕泰真精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
陰自散不待屈已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

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
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樞
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
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力請歸檜
議奪職同列以為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以病免
居間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為士大夫升黜
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褫職引年請還政僅復
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
表恩數開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酢
學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

欣然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
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勻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
州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
兵道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屬下郡得以無
犯湖湘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窠若
將犯夔門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
佐之賊潰去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
學士范冲薦召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
郎官兼校正日食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

閣門賜墩待班九月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
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祜屯田
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
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疎庸
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所推服者用之否則
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士心未幾鄜瓊叛
祉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帝駐蹕建康欲
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
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啓敵心因爲劉
錡帝即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

運使李迨賧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濤曰
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之
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濤
察沔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獩乘機南歸帝命濤
草詔沔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
除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
后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
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踈
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為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
卞等同惡相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

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
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
宰相不學無術邪正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
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
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孽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錄
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宗實錄以中書舍人呂
本中為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大
觀大臣誤國以檢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七
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
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

四百一
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効之不報濤
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一
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
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叙惡如京黼尚蒙寬宥今
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
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
臺諫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為鷹
犬五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繒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
此者悉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
勺濤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

嘉有天台鴈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
俄以疾卒年五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勺濤
死矣惜哉贈左太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
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
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
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
年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
要所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
累官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

四百一十
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
皆警備彌遜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塹邀擊
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
年召為衛尉少卿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
叛執師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
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闌以蠟書射城中招降
賊通款開關迎之彌遜諭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
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
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饒州召對首奏富堅
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

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已不可得况
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輔臣有不悅者以直
寶文閣知吉州陛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欲重試卿
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
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
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嚴
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
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定有旨料
舟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
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為心不宜於內倖細故更勤聖

四百一十
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
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色八年彌遜
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
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
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已從和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
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讎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
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
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為然詔廷臣大議即日
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

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
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
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
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
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
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
可者三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負苟和好
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澆答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
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
可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

送伴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討議和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朮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檜薨金兵既敗文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者盡言之曰嗾言者論

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對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第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為可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

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鶚恃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為違報不至非朝廷福鶚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為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為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既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為腹

背攻劫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為將戍崞澠間以遏敵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糾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為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為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

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顧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
 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
 以察官郎官為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為一司伺察
 顧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
 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
 利害入為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
 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
 卒年六十一

論曰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為念秦檜主
 和甘心屈已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

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
 於蜀也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
 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為身謀曾幾積學潔行
 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勺
 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
 議廢絀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应為

p26

一百卅个

宋史卷一百四十一

三

宋史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史三百八十三

開儀司上柱國錄國事書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等奉

勅修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椽屬方飲某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權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

宋史三百八十三

李俊卿

